尚書辨解

尚書辨解卷三

郝敬解

商書

商子姓初契爲唐虞司徒受封于商即今陝西西安府商州十三世而成湯代夏因以爲有天下之號夫子刪書錄其所存一代之典爲書虞夏商周備帝王之運書稱四代法天地而象四時也虞樂也草木禽獸官于虞而盛于春夏大也萬物相見昭明盛大也商秋聲也物至秋而商度成就也忠信爲周周完固也萬物貞固于時爲冬虞夏之世宇宙太和君臣揖讓而天下治文命敷于四海天地之春夏也

顧安得世世雍熙有匹夫如舜禹者禪受而爲君是難繼之數也湯武放殺物過盛而嚴寒以收之天不以秋冬先春夏聖人不以刑殺先揖讓商周之不及虞夏天也使桀紂不生于四代之季不遇湯武雖其不肖未至惡浮後世主蓋虞夏之風粹白未染不潔者易爲汙湯武之敵明哲孔聖當之者難爲德此桀紂之罪與禍所以不少貸而湯武之功與過所以亦不相揜君爲獨夫以桀紂爲前車是湯武之功也臣爲亂賊以湯武爲口實是亦湯武之過也既任其功安得不任其過湯武而不任過天下後世之爲君父

者難矣是以夫子于二代之書首揭征伐之事湯誓
牧誓如日月之食焉得而揜之

湯誓

湯名履世號天乙誓者始伐桀誓師之辭讀湯誓而
世道又一變矣其誓以君討臣湯誓以臣伐君顧其
志諄諄明己之非稱亂而惟恐民有違言有夏多罪
無表暴過甚之辭其將率三軍無憤忿激烈之氣辭
稱有夏夏王而不名猶退然有弁冠之思焉如是而
後諒聖人之舉果非得已也湯誓其辭正而婉其誓
其氣壯而直讀者所當深味也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怡)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格者。感招之辭。首誓衆而卽言巳之不敢稱亂。行險而順也。有夏多罪。而不明數其事。聖人之厚也。稱天命。奉公也。天命在人心。人心公則天也。以桀之害止

及夏民而不及商此商人自爲之私心也不謂夏無如台何而必救彼偕亡之民此湯視夏猶商之公心也上帝覷天下之民皆人聖人視彼民之困皆己故心公卽天聖人公天下卽謂之奉天也其如台猶言何與于我也割正猶裁正率皆也遏絶也言桀勞民遏絶其力不得如商民脩穡事也割害也怠困也弗協怨上也天之有日民所以時勤生業也民樂生則恐日之不永困苦則更覺日長故曰化國之日舒以長亡國之日迫以促詩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時日曷喪之謂也夏民窮迫如此奈何棄而不救乎

盤庚

盤庚者商王之號湯十世孫而祖乙之曾孫也商自契始受封契父帝嚳都殷亳卽今河南府偃師縣至契封商則今陝西西安府商州十三世而湯復遷于亳亳在河之南其後仲丁遷囂河亶甲遷相祖乙遷耿皆河北也居耿七世河爲患盤庚謀復亳臣民不樂故盤庚告之而史錄其辭如此反復開諭無很愎直遂怙恃陵奪之意所以爲賢然娓娓千餘言竟不明告以不可不遷之害與所以必遷之利但援天述祖怵之以刑罰懼之以鬼神似牢籠其民而强以所

不欲者蘇子瞻曰民不欲而猶爲之先王未之有也亦可以覩世變矣按契至湯十三世八遷仲丁至盤庚七世六遷盤庚以後復遷河北是殷有天下二十傳王畿凡十五六遷矣往來移徙無異負販之家葢湯以中業流離遷都致王子孫遂以不常厥居爲祖武效尤而不知勞民疲衆非善舉也即有河患亳不亦在河之南邪七世舊都市安其肆民樂其野不能委曲防禦而遽欲委之以去此舉誠不知如何而人情不附必非無故當此之時使盤庚瞽然直行己意事未有善濟者惟能寛柔以教故民亦竟從易曰重

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巽入也風也巽順以入風行而草偃巽命之關于政大矣哉聖人所以于盤庚猶有取也愚因是而見商之立國有太古之風後世王畿金湯九重猶謂未足商有天下國無常所蓋其制度簡易無列肆九衢周廬千門萬戶之侈事省費儉故可不勞而集民亦不憚追隨告之則從卽地安居上無過防下無異志是以政質而俗愿情真而法簡上下相維六百四十餘年雖以周家十五代之盛文武周公列聖從容轉移而多方多士不忘舊主豈非隆古淳龐之真根心而不可解與西周之王

也重關百二復營洛邑卜世定鼎防禦精密然幽王之滅歷纔二百五十有七年耳疎與密寬與嚴煩與簡文與質計功程效竟何如乎不寧玆桀之惡計不減于紂湯之伐桀首以倡亂爲懼而其民猶曰何與于商及其勝桀不忍加誅旣黜夏命猶退而就諸侯之位其稱臣也曰元聖曰阿衡學焉而臣其告君也曰予不狎于不順毅然逷而放之卒則復之其渾朴忠直大道爲公千古可繹思焉武王于紂則誅獨夫而已矣周公事君兢兢鞠躬盡瘁而成王猶未能忘公也豈非世運有升降聖人亦莫如之何哉夫子所

以惓惓思先進而恨夏商之無徵讀其書論其世皆可知也後儒附會其說沿伊尹之事謂周公踐祚朝諸侯以成王之猜忌而周公爲伊尹嗚呼其鮮有濟矣又附會卜年之說謂周年八百東遷之後猶周是春秋之義云爾然周之東何異杞宋杞宋既不足存禹湯東遷足存文武乎周之亡卽西戎殺幽王秦仲受岐豐之日不待赧王入秦稽首獻地之後矣蓋自古世道之隆莫如唐虞三代之遞降也如波靡未可并提而論也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俞衆慼出矢言曰我王

來旣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怡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殷即亳也遷將遷也不適不往也有居戀耿都之故居也率徧也籲呼也慼憂貌矢誓也我王指祖乙言祖乙來居此耿本重安我民不使盡遭劉殺今耿不可居予不能悉匡民以生而以遷亳之意稽之于卜。兆曰其如台台我也言如我往遷也盡亳本先祖湯

王之舊服先王奄有五服尚恪謹天命不敢安寧不常厥邑故遷于亳自湯以後諸王又四遷皆師先王恪謹之意今君不承于古懷寧苟安且不知天之將斷絶我命況能從先王之烈乎如顛仆之木尚有由蘖急于封殖尚可再生木再生曰由蘖萌也言去耿適亳易故就新猶顛木之再生萌也新邑亳也底猶定也此以上盤庚呼衆自矢之辭明遷亳之意一篇之要領也

盤庚斆效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

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脩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

斆教也盤庚開民有違言將欲教之念民弗諭由臣不能宣上意也抑或有貴家世族中主蠱惑愚蒙故由在位諸臣先教儆貴以及賤訓上以及下導民之術也常舊服者即上所云恪謹天命不常厥邑也正法度者即後所云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也曰者盤庚言也小人之攸箴即民之謗言也古者庶人有謗虞有箴故曰小人之攸箴無敢伏者責諸臣當以

民情上達明己之樂聞以安言者也王君曰以下教
臣之辭衆指諸臣猷謀也黜改易也從康懷寧也先
王不常寧故屢遷居汝無傲上而思安寧也又述先
王所以不寧而民樂從者皆先臣宣化之力舊人先
王之舊臣于先王播告之命君脩之則臣宣而布之
使民皆諭上指令行如流王以此不欽敬于天下乎
民罔敢有放逸之言不亦變易乎丕與不通猶豈不
也舊訓丕大也
令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
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若綱

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承上責今諸臣之不如先臣也聒聒多言貌起信者奮起自信也險膚傾險皮膚包藏不測責諸臣妄言惑衆阻其遷都也訟爭也言不曉汝所爭謂何也非我播告不脩自荒君德惟汝含蔽上德匿厥指也懷視其君無丕欽之意不惕予一人所以致民有違言予視此弊明若觀火予之爲君但法先王恪謹不敢常寧不能巧于謀逸惟思君統臣臣率民如網在綱有條而不紊如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君不常寧臣

不從康乃能成功此拙者之謀所謂實德也汝能變易乃心勿爲險膚叢誘于君而市虛譽于民及爾婚姻朋友勿匿播告使皆諭上指彼時汝乃敢大言汝世有積德不媿先臣耳丕與周書君奭讓後人于丕時之丕同古字多借用

六經字多假借丕丕否不古字通用古丕字聲與夫皮披近故丕否皆从不不然曰否夫上聲鄙蹇曰否皮上聲鶩異曰丕披平聲今人唾而不受亦曰呸無逸云否則厥心違怨之類夫聲也堯典否德忝帝位之類皮聲也周書弼我丕丕基之類披聲也又有通作

不字用者如上段王用丕欽民用丕變後段丕克羞爾丕乃崇降罪疾之類猶丕顯丕承詩言不顯不承也不豈不也又金縢有丕子之責于天史記作負子負與背通言不償天之子轉作逋負之負亦夫聲也此節丕乃敢大言與君奭讓後人于丕時又轉作彼時之彼皆皮聲也舊註槩作大訓未盡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同汝悔身何及相時憸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

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戎毒大害也浮言搖惑遠邇變生不測故大害也傚以從康如惰農自安不昬夜作勞不服田力穡于其田安得有黍稷乎昬夜也越於也汝不調和吉善之言以明上意于百姓百姓驚擾則毒自汝生釀成敗禍姦宄汝安得獨免是自災其身也將委咎于民而汝首惡乃自奉其恫而已悔身何及視此憸細之民吾尚顧忌箴規之言彼發放逸之口予不敢不畏

況予為君制爾生殺之命汝曷不以忠言告我而以浮浪之言恐動其衆陷溺于亂其禍若成如火之燎于原野勢焰雖不可近予必撲滅之至于撲滅而爾無遺類矣亦惟爾自作不靖豈我之咎乎

遲夷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去聲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

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此又追念諸臣先世忠勤示所以不忍遽罰之意辭愈婉而義愈峻矣遲任古賢人姓名人舊則習器舊則敝是以古先王及爾祖父勞逸與共予敢不念舊人而動罰及于爾選與算通數也世數爾勞不蔽爾善亦惟人舊之故予大享先王爾祖亦從享先王與爾祖之神作福作災以降監爾予何敢動自處薄德以棄舊人乎爲君難爲臣不易事無微可忽言無小

可輕故難不可不知也予今告汝于難當如射者之有志愼審持固發必慮中差之絲毫失以尋丈奈何不難最難莫如民爾無侮其老成勿弱其孤幼肆爲浮言不顧戎毒宜各思爲久長之計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謀臣民雖有貴賤國法初無遠邇用刑罪以誅其當死用德惠以彰其善類作猷在予一人宣猷在爾衆臣淑慝明而凶人遠邪其臧惟汝衆之力賢否混而孔壬不戢邪之不臧是予一人姑息不明有佚罰也凡諸臣其致告于民自今以後各恭敬爾職整齊爾位律度爾口至于罰及爾身弗可悔矣以

上皆告諸臣之辭自篇首至此孔書割爲上篇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句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句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玆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作起行往遷也殷在河南故涉河話善言也誕乃也亶誠造至也褻慢也既告諸臣乃率民啓行其有不

從者不加督責而徧以誠信告之其民皆至王庭勿敢褻慢聽其話言也厥民以上史氏之辭明聽以下盤庚告民之辭前后先王也指祖乙以前諸王之遷都者承親也保后君感言君親其民民亦保其君相與同感是以莫不先時知備憂患不能及也浮先也帝乙以前率多河患故曰殷降大虐先王不安其所作起視民利于遷居今汝豈不聞先王之事而思念其奉汝使汝之意惟喜與汝同安不得不遷耳非謂汝有罪而及于讁罰也予令呼汝來遷亦惟民不得所利用遷以大遂爾安居之願耳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
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
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
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
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
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今予將以汝遷安定其邦亦猶古先后惟民之承也
而汝不憂我之憂不開心敬意以信感我是不如先
民之保后胥感也非予苦汝汝惟自鞠自苦如乘舟
不濟將敗壞所載爾不信從惟胥沈溺利害若此而

不稽察後雖悔怒曷能有瘳汝不慮遠以思其災乃
以憂自勸耳徒知有今不知有後試思汝生何在豈
不係于上予命汝專一其心無作不善以自臭壞恐
小人倚借汝民造爲浮言迂惑汝心是斷絶汝命也
予今迓續汝命于天一心從上豈威脅汝哉用奉養
汝衆而已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句失
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
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
不暨[illegible]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古

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
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
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此引衆民先祖父所以事先王者戒之亦猶告諸臣
之引舊人也先神后湯也勞猶安也爾先謂民先祖
也丕不通羞愧也言予念先王遷國勞安爾民先祖
予不能勞爾以爲羞愧是用思爾民之心亦然我念
先后安民爾獨不念爾祖勤王乎今耿都陳久圮壞
苟失于政陳壞于茲高后其不乃降重災曰曷虐我

民此我所以不敢不還畏高后也汝民不求各生其生與我同心先后亦不其降汝以災曰曷不與我幼孫同事而作意有差德自上罰汝汝何道可免則汝當一心從我亦以畏高后也又昔我先后旣勞爾祖父汝今又作我畜民汝若有戕賊在心我先后安好爾祖父爾祖父必斷棄汝不救汝死則汝當一心從我又以畏爾祖父也茲予有亂法在位之臣如險膚姦宄輩浮言動衆罔爾私備貝玉納賄請託爾祖父不乃告我高后曰我孫作不法有罪當迪正高后不其降重災汝則汝又當一乃心勿信險膚以畏爾

祖父也嗟夫刑罰不加而鬼神之惕是導民之忠也三代以前淳風未散人神道通上之立教也以享帝爲仁以奉先爲孝事重死亡而禮謹喪祭所以幽明同揆人鬼一道故心術純而機變少曉之以鬼神則懼而惕之以災祥則恐至于後世混元既鑿造化秘靈神人不通機智多而文飾巧反訾殷人爲尚鬼謂祭祀爲矯誣以祖考死不復生亡不復存靦面如蜮其又何畏于鬼神教化所以愈難刑法網罟所以日多也故夫子猶有取乎盤庚云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

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鼻]我乃劓[異]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告汝不易者即前告臣以難之意戒使深思也永敬大恤即不易也無胥絕遠君民無相隔也分猷念分君所謀共念之也中公道也設中于心自求其是勿信浮言也乃有不吉善不循道之人中懷叵測乘人心之未定寇行李之播遷顛狂違越不恭上命道路之間生事倡亂若忽然暫遇此姦宄之人我乃即時割劓殄滅無留養之使移種于新邑也往哉各求生

生勿罹于法告爾不易蓋如此今將試以汝遷永建
爾家爲久安之業孔書斷此爲中篇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
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
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
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
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
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
邑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的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
賁

國家再造民生更始故戒民勿戲怠也勉力勤生以建大命敷心腹腎腸者申釋未遷之疑也今既遷矣朕志可知予不爾罪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于予一人可也今日之事古湯先王之意所謂卜稽曰其如台也商之不寧厥居久矣湯遷亳而奄九有是前人之功先王爲多亳地依山無水患今耿圮于水是湯降凶德于朕使之還亳成美績于家邦也民既蕩析離居無所定止而爾謂朕何故震動民以遷豈知天意乎故今上帝將復我祖湯德治及我邦家朕及此時敬奉生民之命以定久安之居于茲新邑也故予以

幼冲非違衆謀獨行己意由上帝高祖乎降神靈卜曰其如台我不敢違用遷都以宏茲光賁之命耳乎至也詩云神之弔矣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此又呼諸臣戒之也邦伯諸侯也師長公卿也隱憂恤也懋勉也簡擇也相助也言擇賢以助百僚也衆民也教庶官以敬民也肩任也盤庚自言已不敢任

用好貨之人惟恪恭民之生理養人謀人之安居者則敘用敬禮之鞠養也窮也詩曰母兮鞠我言窮極其養也羞進也若順也否不順也今我既進而告汝于朕志之順否保民者朕志所順好貨者朕志所否也詩云邦國若否爲順爲否爾罔不欽體無專貨寶即欽朕所否也生生自庸即欽朕所順也用布陳其德于民永任一心久而弗替可也嗟夫天子至威嚴也遷都公舉也聞一二民有閒言如疾痛在身汲汲播雪惟恐不盡此賢君之用心也事雖違衆而能訓之以禮動之以誠知幾知微知剛知柔險膚姦宄不

發自銷此盤庚所以克濟也學者謂其文字詰曲今三復條理悠暢津津唇吻間言盡而意不絶君神龍夭矯舒卷自然虞夏以前無此語周秦以後不能作商家一代之鴻章也

高宗肜容日

高宗商王武丁也肜日祭之明日儐尸猶周人之繹祭也高宗肜日有雉升鼎耳鳴祖已正其事以訓王史臣即事命篇今繹其辭觀象論理以明天變當畏不深求附合而凜然使人深思可信斯善言天矣後儒言天牽强以求必中一不中而百皆妄箕子之洪範歷歷然甚矣劉向京房輩又從而疏鑿之至于今浸假而糜爲芻狗是誰之咎法忌太察語忌太詳理貴有餘言貴不盡凡事皆然而況天道此篇寥寥五十餘言當世爲高宗所深省若使近代儒臣遇肜日

建自不知幾萬言天道玄遠不在多方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神故不測可測非神後世人主遇災求直言極諫而經術不明五行之説勝作含道旁具曰予聖孰知彤日本多于洪範也

高宗彤日越有雊搆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雊雉鳴按史雉升鼎耳鳴祭用雉其鳴不足異鳴于鼎耳乃所以異祖己商賢臣祖己自言天道玄遠其

本在君惟宜先格王心而不正質其事則不信天道
雖遠感通以類雉鳴鼎耳殆有深義援事切理乃可
以訓言天監見災異皆天人君當畏天也言下民見
天監在民人君當敬民也亦欲借言民而不敢斥王
耳典司也義者生死脩短當然之理善降福不善降
殃所謂義也年有永不永民中絕命者鼎凝命之象
先王鑄鼎象九州以爲神器在祖廟用爲宗器故周
易鼎之象曰君子以正位凝命王者之器莫重于鼎
器之永年亦莫如鼎國亡祖廟不血食則命絕鼎遷
矣雉鼎實也鼎九三曰鼎耳革雉膏不食夫子贊曰

失其義也與此義同雖就鼎絕命之象鳴于耳聾象所行不順于德聱然自是不聽人之罪已天既示以信命以正德而不聽曰其如我何所謂耳不聽忠信之言爲聾也忠言不聽天命不聽耳華之象命所以不承而中絕也天典義義惟在民王司敬敬惟在民胤嗣也宗廟之器長子主之易曰不喪匕鬯夫子序卦曰主器莫若長子祖己言下民皆天之胤主器不獨在君之胤也蓋高宗褻上帝敬鬼神重祭祀而品物溢常數以求親昵于神故雖有就鼎之象過豐之戒也鼎所以烹易曰鼎以木巽火烹飪也聖人烹以

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爲高宗者大亨養聖賢可也牲殺過多非所以爲敬又曰巽而耳目聰明納諫受訓所以禳災也祖己之訓不滿六十言而精深藴藉天道影響據事切理不詭不浮法戒自明夫子脩春秋書災異不舉其事語不及神怪與刪書正同學者不得其解故秦漢而下言五行者知洪範而不知彤日也洪範詳于數彤日約于理詳于數者有時疎約于理者無時遠讀者所當深味也

西伯戡黎

西伯文王也戡勝也黎國即今山西潞安府[illegible]近紂都西伯伐而勝之學者疑夫子稱文王至德服事殷商奈何有征伐之事殆武王繼文王為西伯將伐紂先戡黎耳其說近似然詩云伐密伐崇則文王也采薇命將出師則文王也何獨于戡黎諱之蓋周雖諸侯自古公康岐已有興王之勢逮王季至文王父子祖孫積德百年九州之衆已有其六處此亟重之勢欲免于紂之疑與敵國之忌不可得已紂疑則君也君不明小心服事臣不敢不忠至崇人密人黎

人則寇讐也欲晏然坐而納侮以爲至德無是理矣處豐隆之時欲四宇肅然不動一兵不戮一人不伐一國以全至德亦無是理矣而後世遂謂文王爲西伯專征伐本紂命又非也按史紂囚文王羑里散宜生輩賄紂紂釋之以爲西伯賜弓矢專征伐夫紂力不能囚文王則已既囚之得美人寶玉洛西地爲利幾何肯以此釋累十世之大敵釋之已過望又假以大權命之征伐紂非昏庸之主而猜很之主也誠如諸臣計甚拙當時何以得售竊意西伯之得殷其必有他而薦賄納地後人緣飾以盛紂之貪淫耳周之

興于西土久矣稱舊邦長于諸侯爲西伯自季歷已然方伯專征伐于古無聞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孟子曰五伯摟諸侯以伐諸侯三王之罪人孔孟之言古今通誼爲人臣者焉得有專征伐之事世儒既爲西伯周旋云出自紂命又爲征伐周旋云紂賜弓矢詩咏彤弓旌武功非賜征伐也漢儒附會以昭雪聖德而其究反爲亂階小白重耳挾天子取彤弓稱方伯搰亂天下皆以西伯爲口實借尚書春秋爲賫斧是誰之過掩日月之食而揚鬼火之光豈非經術不明儒

者之罪與或曰君是文王何以爲至德曰所謂至德非他人情而已人情所當然者而能然則爲德人情所不能者而獨能則爲至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尚思快意況西伯有天下之二乎遭獨夫之主虐使囚縶爲能小心不二以臣節終五十年如一日豈非能人之所不能者哉更欲其不伐一國不稱西伯而後成至德則爲文王者蚓而後可者也故書錄戡黎誌商所以亡也祖伊忠告無愧微子國之將亡有如祖伊微子者而不能用嗚呼此其所以爲紂耳牧野之事何悠于周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祖伊祖己之後天子呼紂也訖近也言命不久將絕也格人通達事理之人先知禍福是卽元龜也不敢知吉者知其不吉畏紂不敢言也不有康食天將飢也不虞天性人心玩也不迪率典教化衰也我民商

民也曰者述民怨紂之辭摯至也大命曷不至欲其速亡也今王其如台民言紂無如己何也乃罪指紂之罪也多參在上言罪狀多端上通于天也凡言命者人事脩而後責天如孔子言天喪斯文乃能責命于天也商周不並立成敗不兩利周興則殷亡殷之卽喪指視周之功而知其無不戮及殷邦矣故孔子刪書不敘文王事殷之事而但存戡黎微子二篇以見商紂之危無異朝露文王以摧枯拉朽之勢可取不取唐虞而上三代而下有如文王之爲人臣者無有哉故夫子謂之至德學者不必更爲之辭

微子

微國名未詳所在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有微子城未知是否子爵名微子名啟殷帝乙長子紂同母兄母先爲妾生啟與衍後立爲后生紂箕子名胥餘與比干皆帝乙諸弟而啟賢箕子勸帝立之大史以啟爲妾子爭立紂紂立無道箕子爲大師比干爲少師紂以箕子嘗欲立微子銜之微子乃謀去告太師少師曰予顛隮箕子亦曰王子弗出我乃顛隮微子遂去紂因箕子疑其與微子共圖己也向使微子不去禍且蔓延宗族百僚豈獨微子箕子受禍已邪微子

去紂疑解中外稍安故孔子謂微子仁人也或曰箕子不亦可去乎曰不可微子先王元子王伯兄不悅于王而仗義高蹈夫誰不可箕子身爲三公與失繼之子俱逃欲何爲然則奚不與比干同死曰微子箕子紂所忌也惟比干無嫌庶幾可盡言故以諫死二子不可諫故無可死無益于君無益于社稷宗廟死何爲然則去將奚爲曰爲吳泰伯以企獨夫之自悟否則從巢父遊以待天下清而或者云微子歸周非也微子歸周在武王革命之後釋箕子囚求微子乃抱宗祏往託之紂以暴亡非周之咎也西伯事殷人

情所難紂死不爲不後何怨于周二子于紂亦已殫厥心又何負于商周不臣我而賓我國亡而宗廟血食二子何以死然則書獨錄微子何也殷祀所以不卒斬在微子微子不去商祚不亡大師少師能行伊尹之事微子可不去少師死大師奴微子遯商祚不可留矣今讀其訣別語嗚嗚咽咽千載猶爲揮涕書標微子誌商所以亡耳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虛去聲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

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遯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濟若之何其

父師箕子也少師比干也皆紂諸父言我殷其或者遂不得治正四方乎蓋驚懼不忍言之辭我祖湯也定功曰底我祖定治之功遂至陳布于上我今用縱酒喪德于下言後先不相承也今殷民無小大皆好爲亂攘不軌之事在位卿士互相師以非法有罪黨縱罔有秉常得中者小民承風興起未已姦宄相角互爲敵讎無復綱紀蕩然如無涯之水殷其喪亂遂

至于此蓋是時紂昏淫于酒婦人羣小煽用朝多讒險微子處危疑之勢故以敵讐為憂涉險為慮曰者微子再告也箕子比干默不即對故微子再以己欲去謫之言我今起而出亡跡近于狂然吾家耄老皆遜避于荒野我出不亦可乎蓋求二子指教也顛隮顛隕隮陷也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句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讐斂召敵讐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

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句出迪句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顚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此箕子答言也王子呼微子也方興未已也罔畏畏不畏所可畏也咈逆也耇長舊人微子所謂吾家耄遜于荒紂咈而不用也凡祭祀之牲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禽曰牲器曰用莫大于祭祀莫嚴于鬼神今殷民盜天地祖宗之牲器以相容匿下不畏而上不問將取食之無有災害其姦宄罔獲類此今神祇下視殷民所用治者皆然讐聚斂之事召敵爲讐無有已時上下同惡厥罪惟一民多饑殍無可告愬相爲讐

故如此商今其有災乎我與在職適受其敗商若淪喪我寧見囚爲奴無爲他人臣僕此我自爲計也爲王子計出遯誠爲迪吉行順理曰迪我舊日言立子實以害子刻害也爾若不去我乃顛隮然爾可去我則不可各安其分人各自獻其心于先王求無愧而已生死去留不必同也王子行遯我不能顧爾畏禍之深而求訣之辭也

尚書辨解卷三商書終

尚書辨解卷四　　　　解

周書

帝王之法至周大備帝王之道亦自周浸衰夏商已不及唐虞矣矧商周之際乎是故同伐也商放而周殺同誓也商謙而周倨升陑之事湯猶以稱亂自疑牧野仗鉞秉旄氣象直往矣湯誓于桀猶稱夏王有夏夏氏牧誓于紂則直斥受矣故夫子刪書敘帝王之事至于武王微若有不滿焉其論樂謂武未盡善論禮深惜夏商無徵曰吾從周從周分耳而慨焉嗟咨故知其意有所不滿者杞宋無傳二代斯邈詩書

所載多周公制作家世舊德孝子慈孫誦揚先緒自不容口儒者因之遂尊周于二代則夏蟲之知矣謂周年過曆多于夏商夫周曆何能與夏商比商有天下六百四十四年夏亦四百五十八年而桀紂之亡皆以全勝之力抗湯武之師不遇湯武未易亡也若夫犬戎殺幽王而滅西周如振槁平王東遷苟延一綫非有夏仲康殷高宗六七賢君中興之業何稱不亡至赧王獻地稽首如臣僕不若桀紂錚錚遠矣東遷式微何異杞宋杞宋脩禹湯虛文東周守文武虛器一也若東遷可存周則杞宋亦可存夏商周曆八

百。則夏曆千歲商曆千有餘歲矣嗟夫武之革命稍遜禹湯一代制作信如周禮亦似小苛日中則昃天運固然聖人無如之何夫子刪書斷自周誥後世無以復加矣學者讀書尚論三五如視諸掌焉

牧誓

牧紂都郊外即今河南衛輝府城南周武王十一年以諸侯伐紂師次牧野此則將戰誓衆之辭其聲罪也直不如湯誓先自明其用兵也果不如湯誓不言戰二聖氣象原自少殊世運隔六七百年亦相遠故商辭質周辭多風韻但不至若僞書聒聒怒罵煩複

耳讀者不可不辨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左執金斧右持白旗所以指麾六軍也逖遠也周師西土遠來勞其勤而奬之使進也執鉞秉旄亢厲之狀經首記之不爲無意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友邦冢君從武王伐紂之諸侯也御事治事之三卿

也亞旅大夫士也師氏掌以兵守王門亦大夫也二千五百人爲師師有帥中大夫爲之千夫長也百人爲卒卒有長上士爲之百夫長也庸蜀以下八國皆西南夷近周先附者戈鉤戟也干楯也所以扞衛矛鎗屬三棱曰矛稱舉也戈短可舉故言稱干以遮蔽故言比矛長著地故言立

禮云疏通知遠書之教也其失也誣聖人刪書于帝王升降之跡可否疑似并存以俟天下後世尚論者取裁亦春秋之義云爾竊嘗疑紂之惡盡于不可君天下如誓所言已矣非謂人人可誅也苟不遇文武

未足使亡武王與諸侯順民心弔伐可耳至于庸蜀
羌髳人非我族類率以攻中國猶不倫況以攻君父
乎舊史錄其實聖人删書不少諱無亦春秋之志與
孟子謂盡信書不如無書恐來世以爲口實與删書
之意正同又謂武王代殷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而武王亦自言予有臣三千非即所謂虎賁將帥之
士千夫長百夫長其人與千夫長三千當率衆三百
萬人故序變千言百嫌過多也今省三千爲三百降
千夫爲百夫亦當率衆三十萬猶非少也如謂卒徒
三百則不宜言長卒三百用百夫長三人耳不足千

夫長半人當時從行諸侯且八百不反多于卒乎文華車三百乘司馬法用卒三萬合虎賁所統三十三萬猶周卒也西土諸侯與蠻夷人悉率行是百萬之衆矣詩云殷商之旅其會如林遷史因謂紂兵七十萬紂悉三州之賦不能七十萬況親戚叛之所謂如林者多周與諸侯蠻夷之衆耳紂之亡不以寡而寡助益易亡武王無敵不以衆而與衆益無敵聖人刪書自直尚論者不可盡信鑿朴亦不可避誣掩真斯謂之疏通知遠深于書矣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

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紂之惡始于好內飲酒世主之常而紂遂以殺身亡天下酗淫之禍甚矣哉肆祀陳設而祭也答報也祭祀以報本也弗答如箕子所云殷民攘竊神祇之犧

牷牲用將食是也王父母祖父母也同祖之從兄弟不迪不厚倫也如因箕子殺比干之類六步七步止齊言六軍整齊並進每進六步七步則止而少息也伐持兵擊刺也每四擊五擊六擊七擊則止而少息也少息以養勇也桓桓勇貌貔豹屬迓邀擊也奔敵敗走也輕進者敗殺降者不仁故戒之役猶勞也戒以持重勿趨利輕進也夫子呼衆將士

洪範

洪大也範法也帝王奉天撫人之大法也昔箕子被囚爲奴武王誅紂釋而禮之後二年訪以道箕子授之洪範今讀其書畧無一語及商周間事亦無稱功頌德崇揚勸勉之意但爾汝相告直陳所見可謂不降其志者矣初語微子曰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武王能虛懷延訪故以道相授商亡不與微子祿父同居而遠處朝鮮豈非武王善成其志與遭逢若此以道傳明主以心獻先王若箕子亦文王之流亞也方其與文王并因文王衍易箕子衍疇其志同文王困

于外而亨于內箕子外有大敵內事昏主爲文王易而爲箕子尤難卒能以艱貞濟于明夷夫子以與文王并贊其欽崇至矣謂之洪範何也天地人物古今治亂善惡吉凶之理無弗範圍也蓋宇宙萬變其理各自然不易所謂彝倫也其調和中節運量自君心人主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德脩政舉則宇內事物清和咸理天人協應四海禔福如人身血脉榮衛周流無壅則皇極建彝倫敘大化成而洪範普矣說者謂禹則洛書九宮衍範以爲疇今按洛書之數北一南九東三西七東南二西南四東北八西北六中央五

伏羲取以併河圖衍蓍占易者也故易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未嘗言疇則書也後儒因經云天錫禹洪範而疇數適得九故穿鑿附會今謂疇不則書何以數止用九何以皇極次五居中謂全倚洛書則自九數外別無取義洛書本奇偶配五行相生而範以五行居一其于配合生成之法殊不相當劉向父子作傳以五行五事分配至于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牽强補湊殊乖自然大秖聖人觀象玩數以示參伍用中之義而已一者三之中三者五之中五者九之中陽數極于九會于五根于一一生三三兩則

五三三則九九中則五故聖人借五明中借九衍疇執中用九而天地帝王之事備天地之數會于五五者四象合而成中也故圖書皆中五天數五地數五天地參伍爲十五十五者五其十十其五也故數不越五十大衍之用也圖數十其五而多一書數十其五而少一進退各成十五故衍數用十所以則圖疇數用九所以則書然書數方隅中央相對亦各十五故疇雖九而其目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三德稽疑七庶徵六福五極六合之亦五十故易亦兼書疇亦兼圖所以謂之疇則洛書也皇極無數所以象中無滯

主也九宮陽數居四正陰數居四隅參和匹配所以
爲攸敘共會皇極也禹則書敘疇大畧不過如此盡
洛書之精蘊已盡于易節神禹無能加故但纂其九
宮環極之數以配道曰洪範使天下萬世知君德莫
大于執中王道與造化同神故初一爲五行以洛書
本五行也一居初故以五行當之終于福極者以善
惡之極歸于禍福也故以九當之五事脩己八政治
人五紀法天以爻居皇極之內所以立極之體也三
德運治稽疑審事庶徵占驗以爻居皇極之外所以
達極之用也總之八者皆所以維極而合爲九疇九

事兼備則常道得而天下治九宮布列則天地位而化育行箕子之意主于論治不在行書後儒專執五行譚災異則鑿矣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質）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因）洪水汩（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妒）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十有三祀武王即位之十有三年誅紂後二年也紂死既久乃訪箕子以道知箕子固為臣僕率然未敢

叩至是始訪之故曰王乃言箕子乃言也史稱武王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以存亡之道宜告是也箕國名未詳今山西大原府大谷縣有箕城未知是否蓋商之故封今北京永平府有朝鮮故城則周之封邑也嗚呼箕子云者恐其不言發嘆以自鳴其誠也隲進也猶升陟之陟扶助之意天生下民冥冥之中進而陟之輔相調和使各得所蓋民可使由不可使知正德厚生天實默相人君代天理民得其常道順其倫類使億兆遠邇清靜咸和無紛爭乖戾是為彝倫攸敘苟無條理區別何以經綸天下為民物

主武王之問即洪範之大旨也箕子以亡國之臣義不欲荅而武王虛懷延訪大道為公乃肯言之洪範九疇初禹有此書箕子衍之以洛書九宮之數配帝王經世之法洛書九宮無非五行變化其詳已盡于三易禹但借其數以次序九類而謂之疇猶田之有井界也先言洪水者禹敷水土旣平正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之初禹作此以敘彝倫者也其言鯀何也疇兼善惡因禹及鯀明戒也紂之不善如鯀之汨陳武王聞道如禹之嗣興鯀禹父亡而子得商周君亡而臣得皆天也世儒緣此謂禹治水時神龜負洪範

九疇授禹按夫子贊易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皆言易耳龜有文合數聖人則而象之所以爲神君實有書如所謂一曰五行云者授禹是後世天書之誕且何必聖人然後能則之既則洛書無一語合數但塡補其目是何伏羲則圖如彼其精奥而神禹則書如此其疏漏也且箕子亦未嘗明言禹則洛書學者因九疇漫擬奈何更加穿鑿乎鯀陻洪水汨陳五行者言鯀不察五行之理不順天地水土之宜强用私智很愎自遂陻高塞下是亂五行拂天道也災變何由弭道化何由興倫類何由敘是所謂上帝震怒

不畀九疇而鯀所以死者蓋寓言紂也神禹嗣興大智順理覩天之道相地之宜法五氣之運六府孔脩庶土交正別生分類大化洪而萬品遂上當天心九疇乃錫此禹所以興蓋寓言武王以明道之待人而傳也道莫大于自然自然之謂天順理則治自用則亂鯀以方命敗族禹以無事平成故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故而已故者以利爲本禹之行水行所無事也智者若禹之行水卽彝倫攸敘之意蓋五行之道莫大于順萬物皆本五行而水土居先故因治水發端天人相與之際含五行無可據者故爲九疇之本

而初一遂陳五行也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此九疇之綱也天地之間孰非五氣洛書九宮皆五氣運行而初一獨配五行是疇固無取于書義之合但用其數而已蓋疇所重在一五九洛書一居下五居中九居上故以一當五行爲萬事根本五當人主爲皇極居中九當福極爲治亂安危之應而居上東

西四隅六位各以天道人事錯列互相維持左三爲八政人也而東北隅爲庶徵東南隅爲五紀皆天也右爲稽疑天也而西北隅爲三德西南隅爲五事皆人也天人交濟以調五氣建皇極脩福而遠凶也五行不言用次八言用卽用五行也天下萬事萬物皆五氣之用五事脩身卽次五行居二爲敬用也八政治人故次五事居三政首民事爲農用也五紀治曆授時故次八政居四時以人合天爲協用也皇極大君所以樹表于中八方取則居五五爲中方隅合成中皇極無數八者咸宜卽極立故建用也三德皇極

所以致治故次極居六爲乂用也治有得失惟稽乃
明故次三德居七爲明用也八事有得失天道有徵
應不可不省念故次庶徵居八爲念用也先事有徵
驗究竟有禍福福則當向禍則可畏故次福極居九
爲嚮用威用也夫武王問彝倫攸敘而箕子必推本
五行分爲九疇何也天道五氣運而四時敘歲功成
王者奉承天運故曰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堯舜所以治也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有扈所以敗也
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言奉天時也故五行者聖人
所以法天時行九疇各爲其類者王者所以調劑萬

品順天道因時宜裁成輔相而措之于大造所以謂洪範也

九疇配洛書之數

五皇極

九五福六極

二五事人

七稽疑天

六三德人

一五行天

八庶徵天

三八政人

四五紀天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以下九條皆九疇之目也綱者禹所傳目者箕子所衍也水火木金土相生之序詳見易大衍之數章

朱子曰五氣之初濕而已濕則蒸溽蒸溽則條達條達則堅凝堅凝則有形質是也潤下五者皆以質言其用也作鹹五者皆以氣推其性情也水能生物潤濕而就下火能熱物炎熱而升上木能曲能直隨繩墨成材金從變革隨範成器土能生物於是播種爲

稼收斂爲穡以致養五行之變不勝窮獨以味言者味人易辨因味可識性情之微也水初不鹹惟潤下之極沈聚作鹹火初不苦惟炎上之極焦枯作苦水純陰火純陽也木與金陰陽二氣雜故木可曲直金從人革曲直者其味酸酸亦味之雜故木實酸也從革者其味辛辛新也故金出冶其臭腥腥亦辛也土稼穡成五穀味作甘土生百物不必皆甘而五穀以甘養人故甘爲土正味知五行之味則性情之理與調劑之宜可類通矣天下萬事萬物孰非五氣之變所以首九疇而爲初一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制哲二音聰作謀睿作聖

五行在天地間無之非是不可分析論也經以五行配五事合庶徵亦就人身五官驗五氣以明天人合一彝倫攸敘之理非斷然以某事司某行應某徵也若然則箕子于八政稽疑三德六極奚不皆言五而爲是參差不齊者邪貌言視聽思水火木金土其次序既不相合而八政稽疑福極多寡不等按疇索徵往往不驗儒者恐人君忽天戒遂强爲說不知一不

驗而五皆妄反以褻天而甚世主之疑耳夫天道可畏惟其不測人心腹腎腸日用萬應孰非五氣第執貌言視聽思論五行合庶徵亦拘泥不通甚矣箕子意欲人君脩身克己全體陰陽之德調養中和之氣視聽言動時思儼若則五德兼體皇極立而參賛之功成乖沴不生民居協而彝倫敘矣作範本意不過如此但敘倫則條理次第不得不詳故謂之九疇云爾其實一洪範也世儒不達洪範之理割裂九疇之序舉目遺綱一目之網可以得鳥乎先儒以貌配木言配金視配火聽配水心配土近似而于五行庶徵

之序不相合或以貌屬水言屬火視屬木聽屬金于五行庶徵序合而其類又不甚似貌以潤澤屬水猶近而言以氣盛屬火木以肝故屬目金以聲亮屬耳則支矣陰陽變化五事各有五行五行各含五事錯綜其數無所不配令拘拘然一事按一行合一徵必不然矣然經以貌言視聽思為序何也自外而裏由粗而精貌為形言為聲視聽為精而思為神也恭從明聰睿五者德也肅乂哲謀聖五者用也貌之德恭容止脩斯儼若矣言之德從議論公斯順服矣視之德明目擊則昭徹矣聽之德聰耳聞則審諦矣思之

德睿精慮則通微矣貌恭作肅莊莅則無侮也言從作乂當理則令行也視明作晢見眞則無不照也聽聰作謀知音則無不審也思睿作聖識微則無不通也五者總歸于敬故曰敬用令以貌有容華屬木或以爲有潤澤屬水皆可而欲以貌治雨則難以言爲決斷屬金或以爲宣揚屬火皆可而欲以言治暘則難以視爲外光屬火或以爲發散屬木皆可而欲以治燠則難以聽爲內明屬水或以爲收斂屬金皆可而欲以治寒則難以思主五官土主五行相配亦可而欲以治風則難有此理不必有此事有此理者神

所造爲此事者形所格也儒者必强附之曰姑以示
戒言不由衷非所以說經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
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八政爲農用故食爲首財貨卽次之食以養民貨以
足國一日不可缺也百物備則祭報本反始大事也
司空司徒司寇古三卿司空主水土司徒主民司寇
主刑得人則庶政舉矣賓禮諸侯也王者親諸侯則
賓之師衆也天子六師有不服則討之八者皆食爲
本故曰農用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堯之時洪荒初開曆象未正故治曆授時爲首商周
之際曆象既明故五紀次農政歲者正一歲之四時
月者定十二月之晦朔日者定一日之刻漏星者五
緯二十八宿皆是辰者星之次舍凡星皆有舍如日
月所會之處爲十二辰也曆數謂自上古至今以後
天地四時日月星辰運行之數曆數明則歲月日星
辰無不正彰往察來可坐而致所以爲協用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
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

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字如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拔遵王之義俄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

以爲天下王

洪範之旨貴寬平豁達而惡夫硜硜刻削者羅八荒以爲度攬九有以執中故能容蓄萬品調燮庶類所稱彝倫攸敘相協厥居非蕩平正直不足臻此治本在君身故九疇之要在皇極而言之獨詳八者皆所謂保極皇則八者之所待以錫極也皇大也君也詩云皇矣上帝子云大哉堯之爲君蕩蕩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莊周所謂無門無旁四達之皇皇是也極至也易曰至哉坤元子云中庸其至矣言極至無以加也極心爲中中本無中心自無心故曰大禮云書

怒哀樂未發謂中中者大虛自然之名故易有大極極卽中中斯大天子爲世教名物宗主大建其道無人我無適莫允執厥中以爲民極天下有一民一物吾此道不足以諧其分適其願卽不謂之極大公至正自然無私而八方取則如大學絜矩乃能皇建其有極斂崇高富貴之福以經世宰物敷施此極于庶民惟是庶民皆承風向化于汝極與汝共保此極詩云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大平之化非君一人所能興也皇建極而錫民是君極通于天下也民于極而錫君保極是民極合于一人也所以彝倫敘而爲洪範

也天下無淫朋在位無比德惟以大君之極作極此之謂君錫民極民保君極也凡厥庶民有猷以下所謂斂是五福錫極于民也蓋其蕩平正直含洪翕受養天下以和平之福無比昵之私而恩無不溥有旌別之明而量無不容所以皇極為洪範樞紐也言皇極而及福何也太平無象天下禔福則皇極備皇極者無為無成八疇列斯皇極建八疇時敘即皇極功成故五事八政三德皆所以脩此極而皇極不自營庶徵稽疑五紀五福六極皆所以成此極而皇極不獨成皇非空大無實極非虛中無用故自君于民見

極之錫焉自民于君見極之保焉于上下大順一世同風見皇極之建焉故以錫福相保言極然而又有五福六極何也極在中五則斂爲福陽九過亢得則爲福失則爲禍夫極中而已者也過則窮亦若乾上九則亢悔故不曰五極而曰六極五則中中則皇極皇極則斂時五福矣有謀猷有作爲有操守得一于此君則念之卽未協于中而已不陷于惡此中材士也用人求備人將弗堪則當受之而康和其色以教之曰予有美好之德夫攸好德君之福也寬柔以教人亦勉于德是汝錫民之福人之歸極亦君之極矣

易之言泰也亦曰包荒利用馮河朋亡得尚于中行
即錫福康色受之之義說者謂康色爲其人自薦則
錫之福亦太濫矣豈非所謂無好德而錫福作汝咎
者邪蘇子瞻引唐武則天令百官百姓得自舉爲証
豈可爲不易之典常乎齒及武氏尤不倫矣勿虐煢
獨善雖窮必錄也勿畏高明不善雖貴不私也如是
則凡人之有能有爲者使之皆得進于上衆正向用
世風丕變邦其昌盛矣凡人君欲正人必先使之富
足方可責以善道汝弗能使之衣食饒足俯仰得所
美好于其家是人救死不贍斯罹于其辜矣皇極之

主所以當容保民無疆于有能有爲者不可不亟錫之福也若濫及私人彼無好德汝雖寵眤而淫朋比德敗壞汝極其作汝用咎耳美哉皇極執中無爲好德錫福而天下順治上無刑戮之加下無淫比之俗家皆樂利人皆可封斯王道之極已無偏以下十四語反覆諷詠使人深思自得所謂皇極之敷言也偏不中也陂不平也不中不平非皇極也有心而愛是謂作好有心而憎是謂作惡有心非皇極也有偏黨則崖異而不蕩平有反側則機變而不正直皆非皇極也六者盡無廓然大公洞然大虛天子懋建中和

而會其有極可以錫民矣天下遷善不知而歸其有極相與保極矣斯言也是曰皇極之敷言蓋疇莫大于皇極故言莫詳于敷極此彝常之理是爲大訓上帝所以錫禹者我不過敷行于其帝之訓耳豈獨君當訓行庶民于此敷言能訓能行則錫君保極受君之福以親近天子之光輝若爲天子者能訓行之則可以作民父母人皆尊之親之以爲天下王矣曰猶若也更端之辭武王之伐紂也殺伐用張箕子欲濟以寬和故言錫福所謂而康而色作民父母即詩云豈弟樂只以易其維揚之武而綏之以中和也故武

王覇亏戢矢歸馬放牛過劉偃武惟曰不足夫亦有感于箕子之訓也夫此皇極建中之旨而朱元晦謂皇不可訓大極不可訓中不謹乎至微而務爲寛廣其弊必墮于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是非顛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故其訓中曰無過不及夫六經論道天地聖人之事也今指衰世庸主之弊而慮皇極之太廣是物有疵癘而責天地俯就也皇極數五位中純體即中何過不及之足言執中無中用中無象中者聖人之事故曰從容中道聖人也非可以中爲一物于無過不及之間求也以無過不及訓

字則遺左右以無過不及論道則規規然子莫也子莫執中無權堯舜允執中權也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與立反立執而權無執所謂無可無不可也無過不及者立也一定不移之象中無象不可以一定求也故曰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兩端而中無不在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神者中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者中也子思云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中者天下之大本賢智愚不肖之間擬議摹倣之迹非所以求中也是以皇極不言中皇極卽中中無言也孟子謂天下之言性故而已性無可言言則皆故有意用中非中

有中可用亦非中皇極以數則五以疇則八者之心
心即中也八者敘而中在如土旺四時四時行而土
在也堯文思安安允執厥中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夫子從心所欲不踰矩乃可爲中執中者天道不
言之則聖人無心之矩如之何拘拘乎過不及之間
求也漢唐之主優柔姑息尚不知三德何物而妄言
皇極憂寬大之爲累是未立求行也以無過不及言
三德則可以言皇極是以管闚天也以道言則易有
大極是也以君言則大哉堯之爲君是也是謂皇極
無過不及不足言也餘詳禮記中庸篇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皇極居其所無爲而其張弛在三德是故次皇極位居西北乾方與五事居坤方所以配至德也正直彷彿皇極但自君身作用未離執守故曰德正直者渾然中和無剛柔之名與克治之迹剛克者以奮發勝柔克者以含容勝也平康之世行所無事正直而已

遇彊梁弗友順者剛克以剛治剛也遇燮和友順者柔克以柔治柔也資性沈潛者頹靡不起剛克以矯其柔資性高明者激昂不平柔克以濟其剛參和不偏所謂三德也然亦有辨剛者君道柔者臣道君彊而臣燮君高明而臣沈潛德之分也故惟君作威作福享有珍奉以別于臣也臣而效之則敗家亡國之道在位之人反側頗僻則民皆習爲僭忒此尤用剛柔者所當辨也詳箕子之意常人柔順可用剛不可過用易道亦然可以參伍觀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

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疇至七八而脩身立政之事備矣聖王以爲萬有不同之幾事欲諧萬有不齊之人情亦難矣惟鬼神無

心可以服人下是乎有卜筮是非可否素定于衷而
羣疑未釋衆志未同借此決之故五事八政皇極三
德脩而後及卜筮庶徵則疇之所先可知也後世以
卜筮爲易道因盤庚洪範武王周公誓誥皆言卜而
不知其爲黙順羣情開愚蒙神道設教之微權也豈其
德政不脩謀猷不審而一切倚仗枯骨腐草乎筮法
詳見周易龜兆不著于經其法先以墨識龜灼以火
察其雨霽蒙驛克之象而占其貞悔無蓍策四營十
八變之法蓋易道之旁岐八卦之支流無關于理而
物依人重衆人信之即以爲羣情之符聖人因民用

亦用之則以爲聖人之器云爾非若五行五事八政三德亙古不易也尤疇用之以協羣情接鬼神疏疑滯極致其彝倫之敘而贊成皇極耳然五卜獨言龜何也疇本于書書龜也故但言龜左傳謂筮短龜長周禮又謂先筮後卜周禮左傳皆後世之書然謂先筮後卜近之蓋筮本易而龜于易遠惟貞悔合易而其說雜緯故孔子譏居蔡秦漢以後廢而不講商周之季龜爲政箕子因以敘疇也稽疑者明知事理當然而羣議不協故借卜以謀于鬼神定猶豫非本茫然無據徒儌倖于鬼神爾也卜人司龜筮人司策有

卜筮則命之擇建者擇諳卜筮之人建立之也或曰擇至公無私者然則必羲文周孔而後可矣曰雨以下五者皆龜兆之象有濕潤爲雨者有開明爲霽者有昏闇爲蒙者有聯絡爲驛者有相侵爲克者有吉祥爲貞者有凶禍爲悔者故洛誥成王曰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言同吉也左傳曰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謂蠱卦內吉外凶風不遇山不成蠱而後儒遂以內卦名貞外卦名悔非也又以雨霽蒙驛克配水火木金土雨霽蒙近似而驛克殊不似卽五行五事庶徵稽疑似而他疇不似決非箕子意矣稽疑有七卜

用雨霽蒙驛克五者而占止用貞悔二者衍而推之以考其差忒蓋占事與龜兆雖多要不外吉凶兩途耳掌卜筮者非一人有疑再三卜或吉或凶從其多者如二人同一人異則從其同也下文云謀及乃心卿士庶人同多則吉少則凶即此意而或者謂筮卜必立三人又謂龜有三兆卦有三易皆附會之說國家大疑未有不先斷于心者故謀及乃心情形理勢灼然已審然後以已所謀者質諸在朝卿士大夫以卿士大夫所謀者內參諸已如是亦審矣猶恐國人不同乃以所謀于朝廷者參諸邦國庶人夫謀及庶

人可無不明之疑然羣庶人而謀又其難謂之曰故
必質諸鬼神問諸卜筮之謀的然可據勝于
已心與卿士庶人乎非也亦惟以決嫌疑定猶豫誘
羣蒙齊物議耳皇極之主五事脩三德備八政舉君
臣合德上下同心猶必稽之卜筮所謂質諸鬼神而
無疑也是以已心可龜筮亦可卿士庶人亦可人神
協應謂之大同不獨身康彊子孫亦逢吉若已心可
龜可筮可卿士庶民不可則是已心見信于鬼神而
或不信于人爲之亦吉卿士可龜可筮可汝心不可
庶民不可則是卿士大夫所謀合于鬼神從卿士爲

之亦吉庶民可龜可筮亦可于己心不可卿士亦不可則是庶民所謀者合于鬼神從庶民為之亦吉也凡此三者同多而異寡故皆吉如己心可龜可筮不可卿士不可庶民不可則同異半作內事吉以己之所可合于龜也作外事凶以卿士庶人所不可合于筮也吉凶亦半也如龜不可筮又不可雖己心與卿士皆可而謀不協于鬼神無論事非即是亦當且止是天不欲成就其事而羣情已疑所謂止或尼之也靜則雖否亦吉作則雖是亦凶正聖人所以諧羣情定大謀之道然豈有皇極建而人神不協同者稽疑

論上而已讀者不可不察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武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晳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此後世言災祥之始天地人物本同一氣合爲一體天地以內莫匪人物人物徹底渾是天地五行之氣貫通三才其精靈發竅于人故宇內夭喬飛走木石瓦礫無一不與造化通而人最靈所不及天地者天地大而人小人在天地中其包絡本不相及天地純氣活潑不停而人積形天地無心乘運自然而人有意故天地一闔一闢能轉人物人窮智極巧不能轉天地其分量遠也惟聖人能守氣凝神踐形盡性以法天惟天子父天母地統民物精神力量充塞兩間而感通易聖人爲天子則敬五事又三德以措之八

政建諸天地質諸鬼神無一民一物不戴德暢和四時序三光調風雨寒暑莫不順成此豈聖人形氣能主宰天地豈天地精神偕辦于聖人蓋天子中和建極則萬民安萬民安則品類無不敍五氣之行得以順布而無壅閼之者五材之生得以遂養而無戕賊之者是以乾坤清寧上下奠位如家人妻子兄弟內外大小恩誼隆洽則父母亦底豫矣反是不肖之主酗淫頗僻德政不脩百姓受害怨毒塞于兩間恣睢暴殄五材銷索五氣淫癘以致風雨不節四時失序日月晦冥山川崩竭父母雖慈和而一家睽離欲無

震怒不可得已此明白自然之理非必屑屑然求其類應亦何敢泄泄然玩其為無有也蓋天之蒼蒼氣耳氣之浮動不定天之昭昭神耳神之變化不測以其不測運其不定人欲一一推測比擬則有時不應欲恣睢放易謂無是事而事忽響至矣故聖人中和位育有必至之祥昏主得罪天地有必然之殃天人同體豈得謂災祥一毫無與于人人備五氣豈得謂善惡一毫無與于天玩者忽而不信拘者比而不合故夫達天人難也然則箕子以五事配休咎又何其拘邪蓋天地既與人通人主精神既與天通觸類推

求其理固然乃所謂彝倫者也事事物物各具天則造化之理不遠人身故貌言視聽思即身中之五行而雨暘燠寒風皆人身所本有非謂貌肅即致雨不肅即招水災之謂也然則何以謂之徵蓋人主之貌言視聽非自爲也是億兆人之貌言視聽也人主之心思非自爲也是億兆人之心思也善則天下受福而不善則天下受禍一人之貌言視聽不足以動天天下人之禍福安危是即天道五行善惡動而休咎應自然之理也然則又有不應者何也是曩所謂氣之不定與神之不測詩云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者也

如謂無徵則天與人漫不相關而天道頑冥不仁必無之理也如謂一一求徵則天爲人役而神爲定局亦必無之理也是以百家伎術星相卜兆謂爲無之而時亦奇中謂爲有之而萬無全獲故夫周天之度三百六十五足矣而必多四分度之一日月五星同行可矣而必參差歲功乃成苟禍福之數皆整齊截一則皆可揣摩安排而人皆得趨避矣此言庶徵者所當知非無是烏有之謂也大抵人主至于皇極建德政脩人神協從然後可言庶徵則庶徵之于九疇後矣而較之卜筮亦爲後矣世主忽人事譚災異不

倒置乎雨暘燠寒風或分春夏秋冬以配五行夫五者之來無日無之豈春獨雨而夏獨暘非也且風何必獨主土尤非也時謂歲月日時五者來備以下雨暘燠寒風之徵王省以下時之徵來備各以其敘言五者皆有而不過也庶草蕃廡則百物可知此休徵也過則極極備言過多也極無言過少也二者皆凶咎徵也休以其時也咎以其恒也徵謂以人事爲主五者爲驗也休徵者五事脩五氣以時應咎徵者五事失五氣以極應也若順也貌恭肅有洗滌方新之象在天當爲時雨以順之時雨則萬物洒濯一新是

亦天象之肅恭也言從乂有熈明整飭之象在天當
爲時暘以順之時暘則萬品宣昭是亦天象之乂治
也視明哲有通融爽快之象所謂智者樂也在天當
爲時燠以順之時燠則陽氣通暢亦天象之明哲也
聽聰謀有嚴凝靜密之象所謂安靜能慮也在天當
爲時寒以順之時寒則陰氣沈靜亦天象之聰謀也
思睿聖則有洞虛四達微妙玄通之象在天當爲時
風以順之時風則周旋上下無微不入亦天道之睿
聖也此爲休徵卽所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
廡聖人位育之能事也反是則爲五失狂反肅紿人

病狂容貌不脩則時雨之徵反爲恆雨以順之矣僭反乂亂而不治則時暘之徵反爲恆暘以順之矣豫反晢晢者英銳而豫者優柔則時燠之應反爲恆燠以順之矣急反謀謀者從容而急者躁擾則時寒之應反爲恆寒以順之矣蒙反聖聖者通明蒙者晦塞則時風之應反爲恆風以順之矣此謂之咎徵所謂極備凶極無凶也然極備極無謂之恆何也五事五徵旋相爲用非主一偏勝也如其可以偏用則豈休徵之肅致時雨而或少時暘咎徵之僭招恆暘而或無恆雨乎餘可知也五徵此極備者即是彼極無五

事此能脩者，卽是彼兼成，未有耳不聰而目獨明，貌不恭而言獨乂，貌言視聽失德，而心獨聖明者。或曰，雨暘五者，不可以恆，肅乂五者，恆何傷。夫肅乂五者亦迭用也，貌有時肅，亦有時不必肅，如見賓承祭則肅，父黨無容，燕居無容，則不必肅，耳目心思皆然。大畧肅乂二者相濟，視聽二者亦相濟，雨濟暘，暘濟雨，燠濟寒，寒濟燠，故時也。人肅恭，必寡言，多言必舒散，專謀者常瞑目，專視者常錯聽，故暘亢而時雨，雨集而時暘，燠盛而時寒，寒冽而時燠，雨無暘則成恆雨，暘不雨則成恆暘，燠寒亦然。然則休徵之時，以五者

參和咎徵之恆以五者偏勝也則夫肅乂哲謀聖又豈偏舉者哉故不當肅而肅則肅即是狂不當乂而乂則乂即是僭不當哲而哲則哲亦即豫不當聖而聖則雖聖亦蒙蓋狂者亦自以爲聖僭者亦自以爲乂豫急蒙者亦自以爲哲謀聖也是以五事同而得失異故五徵同而時恆異也時暘而時雨自覺雨降而萬物起色肅肅如也久雨不止則浸淫汎濫爲狂而已時雨而又時暘自覺開霽而萬類整齊乂又如也久晴不止則百物萎槁蒙茸爲僭而已時寒時燠則陽氣達而金石亦透暫無不察也恆燠不止則桃

季冬華緩而不收爲豫而已時燠而時寒則陰氣凝而生意隱藏謀無不精也恒寒不止則九夏飛霜當生而殺爲急而已時風而風則導鬱疏滯變動鼓舞是謂聖矣久風不止則飛砂伐木昏霾四塞反成鬱閉如人倏忽變詐精神疲勞昏氣勝而靈性死爲蒙而已故五行合而爲天道五事合而成至德聖以時措而極以中建曰時曰恒兩言蔽休咎之理箕子之說本自獻通俗儒割裂分配虛誕不應豈箕疇本旨哉曰王省以下皆曰時之徵王者兼統臣民如歲之統日月一歲之休咎皆王之休咎也卿士轄五如歲

之有月其休咎分王十二分之一師尹衆官之長如歲之有日其休咎又分王三百六十分之一蓋職有尊卑責任有大小要之歲雖大而除月日亦無歲君雖重而無卿士師尹亦難獨舉故君臣各以其類脩省協共和衷然後可以調元化承天休也一歲之中歲統月月統日四時順序雨暘燠寒風時若而無變易是王卿士師尹之休也以百穀則成熟以政治則脩明以賢人則顯用國家平康此休徵也有如日不順月月不順歲氣候顛倒雨暘五者失時變易是王卿士師尹之咎也以百穀則不成以政治則昏亂以

賢士則隱微國家不寧此咎徵也君卿士庶尹所以貴交脩至于庶民雖賤尤不可忽庶民則五紀之所謂星也彼其欲惡難齊向背無常如星有好風者箕之類是也又有好雨者畢之類是也箕本東方木宿而風爲中央土氣木克土爲妻畢本西方金宿而雨爲東方木氣金克木爲妻各好其所尅也又箕以簸揚風象也畢以漉魚水象也其類亦相應民心有欲亦猶是耳民以所欲待于上星以所好待于日月故日月亦不能違星也日月之行有冬夏者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天體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

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北極相去之中東起角西至婁爲黄道即中道也黄道北爲黑道者二黄道南爲赤道者二黄道西爲白道者二黄道東爲青道者二通爲九行也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日南行至牽牛則爲冬至北行至東井則爲夏至中行角婁則爲春秋分此日行也月立春春分行青道立秋秋分行白道立冬冬至行黑道立夏夏至行赤道此月行也道以日月之行按之黄赤白黑云者以方色名之非天眞有道道眞有五色也日月行雖各有常道不可變易而月之從星則因其星

之所好如從箕則其月多風從畢則其月多雨也獨言月者月陰精而風雨陰氣也不言日者日爲陽主月與星皆從之故月有從而日不言從也星雖微日月不以風雨違其好庶民雖微王卿士庶尹不以所好從之亦如星能爲日月之咎故念庶徵者尤不可忘民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如字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九言福極爲得失之終天人之合也福極居九則禍

福爲尤後矣然必銷患蒙福乃謂彝倫敘皇極建天人應而成洪範也蓋王者敬五事乂三德錫皇極則五福自備壽本于天故最先養生之故二曰富無患難又次之生而爲善人有美好之德又次之考成以終天命得正而斃無所虧辱又次之由五而上似緩而要好德考終士君子之所謂福也自一而下似要而緩壽富康寧衆人之所謂福耳五者合而君子衆人之福全苟以富康寧爲福則賢士君子不能盡得如以好德考終爲福則羣黎百姓不能盡得此之五福君可錫民可保無人不徧者也蓋陰陽和則民

多壽農政脩則國多富福極錫則康寧五事三德敬
乂則攸好德人鬼協從則考終命是五福所由來也
反是則凶喪而短折不壽也多疾病不康也多憂愁
不寧也困于財不富也生爲不善之人無攸好德也
羸弱無强幹之力如禮王制云跛躃侏儒之類體有
虧欠不成考終也是謂六極雖然五事脩必五福備
則仲尼不窮而顏淵不夭矣五事失必六極至則盜
跖不飽而夷齊不餓矣故疇惟敘其倫耳福極未可
經經論而五行庶徵未可區區合也福言五而極言
六者五爲中數六過五爲極則凶故極不可過也九

本陽得五則乾之飛龍遇六則亢而有悔故五爲陽

而六爲陰五福而六極此聖人則洛書之義也

尚書辨解卷四終